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

小镇美如画

文/李冬梅



我看到“江湾”两个金字在牌楼上。牌楼并不如何高大，却自有一种威严，让人仰视。据说上边的雕饰各个寓意深刻，象征着吉祥如意福祿双全等。

来到江湾，是在一个微雨天气，细雨如丝轻拂，凉丝丝，却不冷，也并不恼人，当然不会影响江湾的魅力。杏花春雨江南写出了春日里花飞雨飘柔和妩媚的美，换成桂花秋雨江南，也未尝不可，桂花香清亮甜润，在秋雨中透迤而至，好像在欢迎远客。

婺源处处风景如画，走在江湾的石板路上，一样是步步流连，贪恋着眼前的绿树红花斑驳旧影以及白墙黛瓦。我时走时停，雨亦是时下时歇，那些悄然爬上粉墙的青苔、墙缝中探出头来的调皮绿色植物，共同向我投来挽留的目光。我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浑然忘了前边越走越远的同伴。我哪里还有心思琢磨自己会不会迷失，我是早已不知不觉地迷失在初遇那些小花小草的小欢喜里了。

放眼望去，成团成簇不知名的花，像是粉色的云雾，铺张季节的华美霓裳；而那些肆意而生的花草，三片两片叶子，在清风细雨中安然守护着自己那一点璀璨，沉静不事张扬，恰如遥远天幕上碎钻般的星，淡淡的亮，眩动痴迷的目光。婉约的江南气息，从这些青枝绿叶间不绝如缕地吹送过来，纤细处，隐约的温柔光泽，指点给我一个盛大而又深邃的秋日，源自季节的馈赠无处不在。

江湾，让你感受到秋日胜春朝的韵味。春日的气味甜腻醉人，秋日的氣息多了些舒朗。信步走来，巷陌间多是与我一样的游人，乡人们都在做什么呢？在一户人家墙外，发现一个木桶，桶内养着鸡，这样窄仄的空间，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习惯了，没听见叫，安安静静地享受着谷粒。没过几步，遇到一口井，井台是光滑

的青石，泛着冰凉的雨光。打量井壁上杂生的草，仍然绿得盎然，那绿不见衰颓，反而像是润泽得要滴下几颗绿珠子来。幽深的古井深处，想是蓄了千百年的碧波吧。那么规整的井台，老得没有一丝锐气，不知道多少人曾经来这里提水，脚步纷至沓来，你来我往，早已磨光了它的棱角。我愿意相信，这是时光的给予。在这些古村落，每一个细节，都是会说话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成了个仔细的人，担心漏掉什么小物件，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怀揣最多美景的人。

巷弄两旁的建筑，一色飞檐翘角。有些富贵人家青砖的门楣上，刻着古人衣锦荣归时的情景，那么热闹欢乐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可以听到喧闹的人欢马嘶，让人想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古语。知书，达理，这是一个过程。听说这里由宋至清培养出了状元、进士、宦官38人，传世著作竟然有92部之多。江湾文风鼎盛、群贤辈出，是一个以文化底蕴著称的村落，由此可见一斑。步入幽暗的厅堂，古旧的家具，家具上的小摆设，壁上的字画，漫溢出时间的汗渍，容易让人生出恍惚感来，我竟不由自主地长长吁了一口气。

退到同样幽深的门廊内，举目仰望，天井里，雨线密集起来，檐上雨滴叮叮当当滴落，那一片朦胧的亮，在这一刻显得有些寂寞，有些辽远。深宅，大院，高门，阔堂，我环顾着周遭的一切——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女子，如我这般，悄立于门旁，静静打量过它们？这一刻的对望，让我看到时光之外，深宅院落寂寞女子惆怅的心事。阴湿的雨天，让人不由自主生出隐约的忧伤。

主街之上，却又是另一派景象。街心皆植花木，见之令人心怡。每隔数步便有灯杆，高悬红灯笼，一派繁华气象。忽地记起了《牡丹

亭》中的句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靡外烟丝醉软。”前一句在描摹春日里的盛世繁华，但“烟丝醉软”也可以是秋日的，是从花蕊与流水中弥漫出来的软和糯，只应放在那“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婉约深处。想来，这心思也同样是轻俏而珍重的吧。

坐在茶楼上，一杯香茗在手，举目四顾，处处青山如画，碧水长流。茶香袭袭，三两个朋友谈笑晏晏。那个给我们端茶续茶的老人，满脸皱纹，笑意挂在眉梢眼角，偶尔打趣几句，宾主俱乐。只觉得世间美好的事，也不过是这样，世事静好，心无旁骛。

离开村街，我们一路去大鄣山卧龙岗。山间又是另一番景象，午后的时光不禁过，我们穿行在幽深的山间小径上，翻着雪白浪花的山溪跳跃流淌，让周围莽莽苍苍的群山更添了气势，桀骜的山石犹在水间，岿然不动。

我们一路小步慢行，山谷不知深几许，我们只是被脚下的路引着，走向更远更深处。正行时，迎面走来两名乡人，劝阻了我们继续前行的脚步。“一会儿天就要黑了，不要再向里面走了。”

那么，就停了脚步吧，山在，水亦在。山还远，水也不见尽头。风光本无限，我们所能抵达的，毕竟十不及一，停在哪里，心底不是牵连不断的不舍呢？暮色丝丝缕缕悄无声息漫过来，层叠的树木，岩顶的白云，被一层淡淡的暮霭笼着，渐渐虚缈，仿佛被浩瀚的夜色浮起来一般。

踏上归途，心底陡然生了无尽的怅惘，这样美得难以描摹的江湾，我是真的来过吗？谁能告诉我，当有一日蓦然回首，我该怎样再次踏上千万里山路，该怎样再次走进大山深处的万千风景？

耳，捕捉到轻轻的嗒嗒声。少顷，她缓缓吐出茶渣，那枚“乾隆通宝”也变成片片碎块。纪录片《发现档案》播出过和平“碎铜茶”，记者现场质疑茶中是否添加了碎铜物质，茶农索性将其带到茶园，摘取鲜茶叶片进行了证实。

和平惟舞的阵阵鼓声从长街尽头传来。这个“奴隶社会的舞蹈化石”，在和平城堡里从未衰竭，鲜活至今。它一路南下迁徙，进入闽地蛮荒丛林，生根长起，戏装艳而，面具夸张，边跳边舞，驱鬼敬神，逐疫去邪，让人联想到美国的万圣节、德国的“魔鬼大游行”。

和平豆腐很好吃，正所谓“一块豆腐百年醇，一口咬下味百年”。和平豆腐叫游浆豆腐，被称作中国一绝，它从久远的第一锅出笼，血脉从未间断。一锅豆腐沿用上一锅酵母，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从不添加石膏与卤水，可谓血统纯正的绿色食品。站在小小店铺前，买一块油炸豆腐细细品咂，果如当地诗中所言：“温柔玉板满盘鲜，扑入油花唱又颠。金甲披身香四溢，千烹万煮总缠绵。”

和平黄峭《造子诗》震撼着世人的心灵。黄峭出身名门，为中原皇帝直系后裔。他18岁考取进士，官至五代后唐工部侍郎，“复唐”抱负无望实现时，弃官归隐家乡和平，创办和平书院，培养出一百多名进士。他有三房妻妾，21个儿子，却在八十大寿时赋诗：“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朝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送18个儿子外出谋生，安家落户，仅留下三房长子尽孝送终。正如黄峭所想，其后裔至20世纪已遍布世界各地，达4000多万人，和平城堡俨然成为这支黄氏族人的牵系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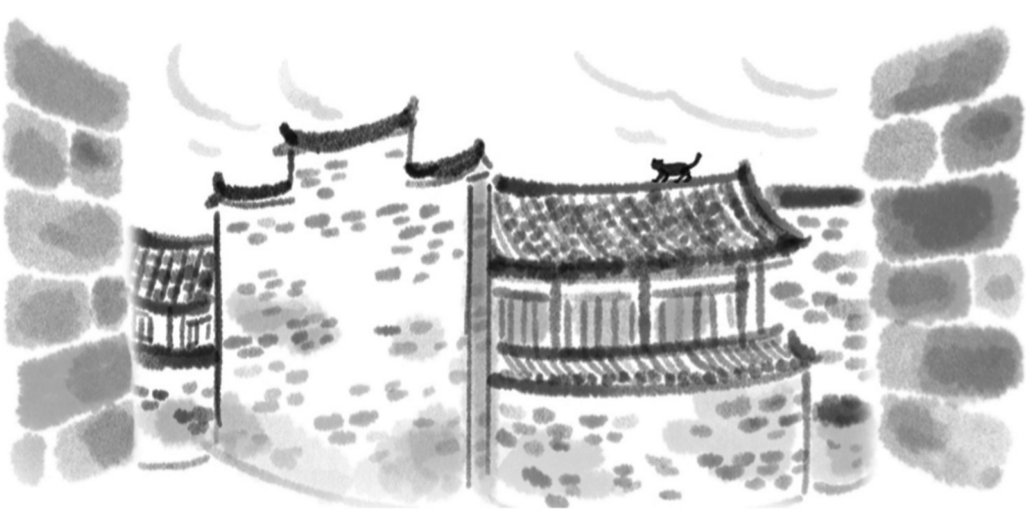
堡内大街小巷，蕴涵无数动人故事。“姻缘巷”窄窄一步之宽，传颂着一段美好姻缘的往事：巷子对面，两个住户，一家有个男孩，一家有个女孩，一天两人同时出门，撞个满怀。女孩娇羞地哭泣起来，男孩连连道歉，承诺他日金榜题名，一定娶她为妻。数年后，男孩高中状元，兑现承诺，二人喜结连理，这条巷子因此成名，流传至今。如今，单身青年来到和平城堡，都会到“姻缘巷”走一走。对面的男孩，对面的女孩，相遇即相拥。

和平城堡，犹如一艘古老方舟，承载着远古福建大门上的繁星和密码。

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和平镇

古堡旧市街

文/张茜



和平古镇就是和平城堡。一座城堡霸气地被称作城镇，必定肩负过特殊使命。和平地处闽西北边陲，静卧于武夷山南麓，也称南武夷，为古时进出福建的三个隘口通道之一。武夷山茶，彼时声名鹊起，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稀缺货源，不难想象其时的繁荣和富足。和平原名禾坪，是武夷山脉千峰万壑中少有的一块肥沃平坦之地，号称林海中的粮仓。

这样的一处要地，这样的一个鱼米之乡，自然引得商贾旅客纷纷前来落脚聚集，带来异域文化，带来泱泱大中原浸透华夏血液的传统文化，迅速提升构建了和平——唐代建制，美誉“昼锦”；宋代时人口稠密，街市繁华，人称“旧市街”；明代更是飙升为“三十三都”，但却遭倭寇猖獗侵扰，民间便自发集资建造防御壁垒，即和平城堡。

和平城堡宏伟壮观，占地近平方公里，护城墙蜿蜒数百丈，东西南北开四个大门四个小门。四个大门上分别耸立四座瞭望警戒雉楼，深深门洞，冬暖夏凉，厚达十多米，似乎装得下满城父老乡亲，装得下满城稻梁禾黍。堡内青石板主街两条，90多条巷道长短宽窄各异，弯弯曲曲、环绕交织，藤蔓带瓜地牵系着大大小小、或豪华或清简的数百栋民居，以及书院、庙宇、戏院等配套设施。整座城堡宛若一个王国，日出开门，日落关门，经营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官府设和平分县，置“分县署”和“把总署”，驻兵防守，隶属邵武府治。县丞署俗称分县衙门，位于城堡东南隅谢傅巷，坐西朝东，面积500余平方米，五开间，两进厅，架构以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用材硕大，四根纵梁与横梁搭建威武庄严的井字穹顶，营造出公堂肃穆氛围。而今公堂的地面上，两排半圆小坑分列外醒目，令人耳畔似乎响起衙役“威武——”和咚咚警戒棒的杵地声。衙门外，那块犯人枷号示众石上，一双脚印清晰可见，关押人犯的班房、衙役训练的校场一如旧时。

堡内两条主街，商号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五日一圩，人流众多，堪称“福建第一街”，至清道光三年(1823年)臻于饱和，街上常常拥挤混乱。于是，官府下文立碑进行整治，碑文曰：“道光三年，合市修理街道。此处狭窄，上下人多，两边不许堆积杂物，违者公罚。”这座青石碑履职百余年，迄今依然发挥着作用，街道两侧为集市设置的固定摊点，仍在屋檐滴水以内。时光在这里，站立得如此坚定。

斜对面店铺高调地打着“碎铜茶”招牌，吸引了万千目光。茶叶能将铜板粉碎，这恐怕从古至今只有和平才有，史料美誉其为“名苑奇葩”。我好奇地前去了解，店铺女主人圆圆满月脸，身材丰腴，微笑着，手指捏起一撮茶叶，放入嘴中轻轻咀嚼，而后从柜台里取出一枚“乾隆通宝”铜币放入嘴中，我不由凝神侧

耳，捕捉到轻轻的嗒嗒声。少顷，她缓缓吐出茶渣，那枚“乾隆通宝”也变成片片碎块。纪录片《发现档案》播出过和平“碎铜茶”，记者现场质疑茶中是否添加了碎铜物质，茶农索性将其带到茶园，摘取鲜茶叶片进行了证实。

和平惟舞的阵阵鼓声从长街尽头传来。这个“奴隶社会的舞蹈化石”，在和平城堡里从未衰竭，鲜活至今。它一路南下迁徙，进入闽地蛮荒丛林，生根长起，戏装艳而，面具夸张，边跳边舞，驱鬼敬神，逐疫去邪，让人联想到美国的万圣节、德国的“魔鬼大游行”。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大通镇

繁华和悦洲

文/王唯唯

大通古镇位于铜陵市西南，古名濠溪，建制已有千年，历史上曾与安庆、芜湖、蚌埠并称安徽“四大商埠”。我在铜陵市郊区文化部门工作了19年，大通镇隶属郊区，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去大通两三次。这是我离开铜陵后，第一次重踏这片古老的土地。

大通始建于西汉时期，唐代称“大通水泽”，宋开宝八年(975年)建镇。清末民初，大通镇作为《烟台条约》的重要通商口岸，成为长江下游著名的交通要道。

大通地域分为了两块，一是背靠长龙山的濠溪街，二是和悦洲。濠溪街青石铺就，街道两边建筑新旧杂陈。新建筑也有历史了，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稍晚一点的机构办公用房。当然，耐看的还是民国或更晚时期的徽派老建筑，都属前店后坊性质。临街是店面，大门多是排门，排门一开，店面也就全开了。后面则是加工作坊。也有店坊一体的，如白铁皮匠就在店面里开工。白天，排门依次叠靠在一起，到打烊时再逐一上起。长街二三里，店铺数百家。街道两侧的店家排列整齐，让街道充满了生气。

一艘长达二十多米的木质龙舟吸引了我的注意。龙舟一侧是一所私人宅邸，古色古香，颇具韵味，门楼上悬挂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鹞江龙舟赛和龙灯龙舟文化研究基地的牌匾。房子的主人叫张胜保，今年57岁，祖祖辈辈以渔业为生。近年来，张胜保等206户持有国家捕捞证的渔民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号召，退捕转产。“虽然不再捕鱼了，但是根植骨子里的水乡文化基因没有丢！”张胜保说，六十多名“末代渔民”自发成立大通镇民间龙舟协会，组建的“水上龙灯”队，不仅丰富了古镇的文化内容，更走向全国舞台。

和悦洲原名“荷叶洲”，呈圆形，四面环水，似荷叶漂浮水上，面积约2平方公里。清朝初期，这里就已形成自然村落。清水师提督彭玉麟来荷叶洲操练水师，认为荷叶岁有枯荣，讳其意，遂更名“和悦”，沿用至今。现在游客眼里、口里的“大通”，很多时候是专指和悦洲。

和悦洲上有“三街十三巷”。三条街平行于江流，一街是商号集中的大街，二街以金融业为主，服务业聚集在三街。街之间以巷连接，分别以水命名，为江、汉、澄、清、浩、泳、濛、涸、汇、洙、河、洛、沧。其中含三重寓意：一寓大通商埠对水的重视与依顺；二寓以水克火（徽派木头穿枋的连体建筑最怕火灾），消灾祈福；三寓生意兴隆（因徽商认为水代表着钱财）。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初鼎盛时期，和悦洲常住居民达九万之众，有百家店铺、三家报馆、八大银楼、八大商帮、四大码头，还有教堂、寺院、茶楼、戏院等，被誉为“小上海”。然而这一切的繁华和富贵，戛然而止在抗战的烽火之中。日本飞机轰炸和悦洲后，驻守大通的国民党川军借“焦土抗战”之名，一把大火把和悦洲化为灰烬，整个大通镇仅有佛教名刹大通天和天主教堂幸存。

铜陵有“八宝”，大通镇的“大院生姜”名列其中，早在宋代就被列为朝廷贡品。大院生姜自古就有“残渣渣渣，隔夜尤香”之说，深受消费者喜爱。此外，大通茶干也是安徽传统名菜之一，已有400多年历史，因体薄如纸、色艳味浓、鲜美耐嚼而扬名。各地到九华山拜佛的香客途经大通，都要买一些大通茶干，以解吃素之需。

角，一定是看中了这块宝地——这儿离上海很近，又水环水绕，风光秀美，宁静恬淡，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整个庄园中西合璧，由厅堂区、假山区、园林区三大部分构成。厅堂区庭院深深，雕梁画栋，雍容华贵。阳光透过雕花落地长窗，铺在拼成各色图案的印纹水磨砖地上，绵长的岁月便在这光影中流淌。别具一格的是书城，有仿城墙、城垛。书城楼宇古色古香，楼前一拱桥，栏杆装饰着翠绿琉璃瓦筒，独特又精致，上桥即可进入书城，可见主人对读书的崇尚和追求。而假山区亭台楼阁，遥相呼应，小桥流水，迂回曲折。园林区古木参天，林深草密，小径幽然，桂花的香味总是粘在身边，清雅、恬淡，这是秋天最美的味道。想象着主人一家坐在桂树下品茗，谈笑间，桂花飘落，茶香于是更醇厚了。听说，课植园是主人游览了江南地区的园林后博采众长，历时15年才建造而成，所以精致又豪华，我一步一景细细品味，沉入其中，竟忘了拍照。

朱家角还是“沪郊的好莱坞”，《一江春水向东流》《情深深雨濛濛》《谈判官》等百余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这个气质非凡的“大家闺秀”，让见到她的人都会一见钟情。

转过放生桥，进入上海市郊保存完整的明清建筑第一街——北大街，这里曾经“长街三里，店铺千家”，如今仍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脚踏石板路，一步一店铺。抬头一线天，古意扑面而来。”这里虽名叫“大街”，却窄得只能望见一线天。街上石板路逶迤，老字号林立，红灯笼高挂。这儿的民居飞檐翘角，古朴素净，间或也有一些外表洋气、欧式风格的老房子，让北大街显得活泼而明丽。走走看看，逛的是一份闲适，一种心情。在这里，我竟然看到了小时候最爱吃，揉满了乡愁的桔红糕，真是让我欣喜万分。

走得很累，便去坐船。在这水流环绕的古镇，坐船是最有趣味的，也最能领略朱家角的魅力。船悠悠地行在水上，转过一个个水巷，两岸闲适的古镇生活在眼前徐徐展开。水面如同满月一般充盈，视野特别开阔。阳光下，圆津禅院明亮的黄墙倒映在水中，禅意深深。明月止水，皓月禅心，红尘的一切随水波流向了远方，这是一方清澈的天地。我仿佛看到，明代大画家董其昌和朋友们在这里谈诗论画、品茗赏月，悲天悯人的佛心在这里生根发芽。

“小桥流水天然景。”许多富贵人家和文人雅士喜欢上朱家角，在这里建园造宅，清代学者王昶、报业巨头席子佩、御医陈莲舫……这些人遗迹，连同朱家角的古桥古街古寺古寺，形成了“一桥、一街、一寺、一庙、一厅、一馆、二园、三湾、二十六弄”的旅游亮点。显然，一天时间不够我一游，但“二园”中的课植园却是必定要去的。

课植园是一处庄园式园林建筑，建于1912年，寓意“一边课读，一边耕植”。“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家风家训。课植园俗称“马家花园”，主人马文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搬至无亲无故的朱

角，一定是看中了这块宝地——这儿离上海很近，又水环水绕，风光秀美，宁静恬淡，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整个庄园中西合璧，由厅堂区、假山区、园林区三大部分构成。厅堂区庭院深深，雕梁画栋，雍容华贵。阳光透过雕花落地长窗，铺在拼成各色图案的印纹水磨砖地上，绵长的岁月便在这光影中流淌。别具一格的是书城，有仿城墙、城垛。书城楼宇古色古香，楼前一拱桥，栏杆装饰着翠绿琉璃瓦筒，独特又精致，上桥即可进入书城，可见主人对读书的崇尚和追求。而假山区亭台楼阁，遥相呼应，小桥流水，迂回曲折。园林区古木参天，林深草密，小径幽然，桂花的香味总是粘在身边，清雅、恬淡，这是秋天最美的味道。想象着主人一家坐在桂树下品茗，谈笑间，桂花飘落，茶香于是更醇厚了。听说，课植园是主人游览了江南地区的园林后博采众长，历时15年才建造而成，所以精致又豪华，我一步一景细细品味，沉入其中，竟忘了拍照。

本版插画/呱咕